

# 颍水之畔的思想者

董雪丹 文/图



在白露时节的颍水边,重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逆着诗歌的河流去追寻,只见蒹葭立在水畔轻轻摇曳。

蒹葭,指芦苇、芦荻。蒹,是尚未秀穗的芦苇类植物。《本草纲目》称,葭是初生的芦苇,开花前的芦苇为芦,开花结实的为苇。芦苇,又可称芦、葭、葭子、蒹或葭。

如果说颍水是河南周口这座城市的血脉,那芦苇就是水畔的思想者,倾听着小城的脉动。颍水之畔,怎得了苇的身影?

循着苇的目光望去,那坚固的桥、那坚硬的钢筋水泥,都多出几分柔美的韵致。更何况,它的存在就是一道最美的风景。它没有想成为风景,可它对着水波思想的样子,就是一道风景。无论苇茎还是叶片,随随便便一伸一展,都是最自然的语言。不管新生还是白头,嫩绿还是萎黄,都书写着一种大

美,在天地之间。

别管天空是蔚蓝还是灰暗,它只静静地待在水边,任风云、季节悄悄地变幻。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诉说,不同的身姿,就是不同的语言。它一直在说话,对这个世界,以静默的姿态。青葱或枯萎,挺直或弯曲,摇曳或静止,甚至芦花飞尽,只剩下秆与叶,依然满身的哲与思……没风时,它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有风时,安安静静地做风中摇曳的自己。既然是会思考的芦苇,风多大,都不影响思想的安静。这看似瘦弱的苇,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飘逸随性又知止,一种多么有境界的植物。

秋风起时,芦苇柔韧的枝头摇出白绒绒的芦花,摇出花非花、雾非雾的诗情画意。我一直相信,芦花是有神的。每一丛,每一枝都有。一丛有一丛的神韵,一枝有一枝的神采。一丛,是一枝枝的和声。我愿意站在一丛的旁,倾听一枝的独语。即便干枯,也是

万种风情。远的、近的、疏的、密的,在风中、在雨中站成姿态各异的风景。一枝,像远远地翘首凝望;两枝,像前与后、生与死的追随;横斜,有着旁逸斜出的无羁;柳下,有着与枝梢对话的亲昵;密集,演绎着一种凌乱的有序……一只小船守候在芦花深处,不知道守候了几生几世的样子,那么静,那么静。只有雨点一滴一滴地落在水上,落在船上。有一种感觉:只要你想,小船随时可以渡你,想去哪里,随你。或者,也不需要小船,去哪里,都只隔着一苇的距离。古人不是早已说过吗?“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每每看到这句话,总是想起芦苇,感觉这一句道尽苇之风韵。

喜欢芦花,好像在自己意识到喜欢它之前就已深植我心了。在什么时候呢?应该很早,早到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早。从有网名开始,就叫“芦花深处”。至于为什么想到这个名字,说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就那么喜欢芦苇?也想不清楚。想不清楚就不想吧,人的哪一种思考,芦苇都可以会意。我相信人与植物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结,也许在我认识它之前,它已知道了我。

喜欢在颍水之畔寻找芦苇,常常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颍水温柔地在那里转了一个弯,像一个妩媚少女摆动柔软腰肢——在这里停下许多次之后,才意识到让自己停下脚步的,是同一个地方,是那几丛芦苇。不一样的年头,一样的相守。还是那水,还是那苇,还是一样的走过……

几年前,我无数次拍这几丛芦苇发在朋友圈里,以至于有朋友笑我:“还是芦苇!”我笑答:“别笑,别笑,又是芦苇,以后,还是芦苇。”她说:“尽管你总是拍她,每次看到的却都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我答:“是的,很多次拍这几根芦苇,不同的时间、不

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视角,而它们,也总是不一样。”朋友特别有悟性:“要不,画家永远画不出同样的画?人生貌似在重复,但是又没有重复,每天都有不同……”是啊,我们看到昔日的苇,又非昔日的苇。此时一去,便是彼时。彼时之苇,已非此时之苇。什么都在改变,包括那些我们以为一直静止的事物,一年又一年地看着芦苇在季节里的变幻,会看得明白。芦苇之于“芦花深处”,应该像莫兰迪的几个瓶子之于莫兰迪。即便爱它一生,又如何?

面对芦苇,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深情,它总是用自然的姿态就打动我。我一次次在上下班的颍水之畔看芦苇:春天来临,能从枯萎中看到新生。之后,那些新绿在走向夏天的路上一点点长高、舒展,吐出白绿色、稠密下垂的小穗。后来,那些嫩生生的花穗在秋风里一点点变了颜色,直至白了头。即便是冬天里枯了枝、败了叶,芦苇也是一样的寂静、欢喜,在阳光下,寒中自有一种暖……就这样,游走在芦苇之侧,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在各种情绪里倾听芦苇,在各个季节里看风中逍遥的芦苇,想看到它的骨子里。

芦苇的骨子里,应该是空的。如果苇秆不是这样的空,还能用来编织、造纸吗?还会有那么多用途吗?如果不是空,芦苇还会思想吗?空茫、空渺、空寂、空灵、空幽、空无、玄空、虚空、行空……芦苇是哪一种空呢?也许,空只是空。杯子因为是空的,可以盛水;屋子是空的,可以居住;心是空的,才可以思想……老子说过:“虚其心”,也是要让心空下来。空,才盛得下自己,看得清自己。装满成见的心灵,自然都是一厢情愿的成见,而不是思想。

看,这水边沉思的芦苇承载着多么深的文化,愿颍河畔多一些它陷入沉思的身影。

## 延安抒怀

吴敬

革命圣地早向往,  
今天终于现愿望。  
巍巍宝塔耸云端,  
滚滚延河日夜淌。

小米南瓜充腹饥,  
大刀枪炮灭虎狼。  
硝烟战火已消失,  
不忘初衷圆梦想。

## 临江仙

崔洪杰

阵阵秋风吹过河, 蓝天空晴朗  
碧水一湾风拂柳, 海舟归如穿  
多。野花开满南山坡。 礁边升薄雾,  
几只鸥鹭夜争鸣。月偏帆影斜,  
鸥鹭荡清波。

## 故乡的河

王中钦

故乡的河

季节已是深秋  
故乡的河却依然热闹非凡  
每天太阳还未完全升起  
热爱生命的人们  
开始依着她为健康加码  
以前的杂草丛生走走高飞  
代替的是五颜六色的花  
和四季常青的绿植  
昨日的浑浊酸臭不复存在  
荡漾的是柔波与清澈  
春的花 夏的蝉  
秋 的叶 冬的雪

以及星辰和日落  
带着故乡的河  
不停追求时尚的流行密码  
故乡的河是有温度的  
河道上的清洁夫  
摆动着桨橹  
每天把她打扮成  
一位穿着新衣的少女  
故乡的河是灵动的  
早起的鸟鸣声  
晚归的脚步声  
烟火里一派波光潋滟  
时刻唱着生活有岸的歌谣

## 鹿邑十里长街行

林建华

太清宫到明道宫

洞霄宫到升仙台  
太极湖到清静湖  
陈竹园到虞姬园  
啊!十里长的街  
十里长的路  
十里长的河  
十里长的景  
一段不算长的距离  
千古传说在此凝结  
道家祖庭在此筑成  
五千言经典孕育  
影响世界的思想形成  
风风雨雨艰苦历程  
仙人踪迹惊世神影  
国典藏籍铸就先贤魂灵  
终于一个白发鹤童  
演变成了传世精英  
终于一个柱下史官  
化作了骑青牛升天的神灵  
诞生了道家之祖的太清之西  
黄袍加身而立时的大宋  
又出世了睡仙陈抟老祖  
把道家思想继承  
陈竹园希夷故居  
一片片青竹郁葱  
一幢幢殿堂雄伟高挺  
背靠那滚滚东去的涡河  
呼应那千年树王银杏  
再扬神仙之地的美名  
一盘棋赢得下华山  
书写的“犹龙遗迹”  
从塞纳河畔闪亮全球  
还把养生哲理传遍南北西东  
曾几何名世美女魂归故里  
香体安葬古城之东  
虞姬壮别霸王  
城下之战终为西楚收官  
农历初一十五  
十里长街上  
天南地北的万千香客  
伛偻提携往来而行  
车水马龙穿梭其间  
虔诚的心在此升腾  
虔诚的心在此升腾  
十里长街上  
历史上也曾留下  
八个皇帝拜祭踪迹  
圣人孔子虚心讨教的身影

无数文人骚客的诗文唱诵  
诞生神的地方  
一定有美轮美奂的景  
仙人成长的地方  
一定是人间仙境  
蜿蜒曲折清波荡漾的小河  
伴着十里长街流淌  
倒映两岸杨柳身影  
对对汉阙 座座亭台  
落在小河两岸  
分布长街路旁  
让人歇息放松  
座座拱桥跨河上  
方便人们跨河游览  
亭台楼阁与清清河水  
为长街构成一道美景  
仿古而建的老子学院  
老子文化博物馆  
更把文化韵味展现  
啊!十里长街  
多像一条玉带  
把众多游园古建串连  
十里长街更让人神往  
问道苑,百谷园,德善园  
虞姬园,四达园,鹿苑  
最终经迎仙门  
会到明道之城  
与陈抟公园真源古城  
共绘老子故里的美景  
啊!十里文化长街  
春天那盛开的樱花  
无限浪漫  
夏天长河里荷叶田田  
荷花妖艳  
秋天株株丹桂  
尽力把馨香播散  
初冬排排银杏  
用金黄把长街装扮  
还有那园园园林修竹  
草坪更像绿地毯  
月季花更在四季开得耀眼  
啊!十里文化长街  
老子故里的经典  
张开热情的胸怀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  
拜谒先贤老子  
探研道家真经  
来到鹿邑游览

### ◎ 散文

童年时期,家里缺吃少穿,煮饭的烧柴也同样因短缺而让父母发愁。我家住的村子里,街道两旁有许多白杨树。每当树叶落下时,母亲便用一根竹签,缀一条长长的细线绳,末端挽一个结,让我去白杨树下扎树叶。扎起一片树叶,把它穿到绳子上,一片片叠起来,成了长长的一串。穿满绳子了,背回家,扒下来,再去继续扎。扎一上午树叶,够家里烧火煮两顿饭。

新中国成立后,穷苦农民有了田地,人人爱田如命,家家精耕细作。老百姓有句谚语:“种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村里邻街一座房屋的后墙上写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扫帚响,粪堆长,生产卫生两相当。”因而,落下的树叶便成为抢手货被扫得干干净净。人们把它堆在粪池里,盖土,浇上水,沤作肥料。

### ◎ 散文

搬到新区后,常常怀念一条老街。老街其实并不太老。听街上的老住户讲,上世纪八十年代老街初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两边陆续建满了房子,安装了路灯,中间修通了下水道、铺设了柏油路,老街才终于像个城市街道的模样,开始了市井景象。

老街规模不大,街道也不长,南北步行十分钟能轻松地走个来回。就是这样一条普通街道,不知道从何时起,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综合贸易市场,且布局相对合理:临近河堤的北段,多排列的是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瓜果蔬菜摊位;中段两侧以门店为主,多经营日杂百货、油盐米面、活鸡鲜鱼;南段连接人民路,车多人繁,顺势摆满了各式早点、风味小吃——不太起眼的街道,原汁原味地记录着城市生活的家长里短和悲欢冷暖;不上档次的市场,大大方方地容纳了周边居民的酸甜苦辣与鸡毛蒜皮。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规划,但貌似杂乱的老街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每天的喧嚣闹腾声中蕴含着无尽的生活智慧,熙来攘往的身影里弥漫着浓烈的人情味。

2001年,我在老街附近居住,从此与老街结缘,一日三餐及居家所用几乎都离不开它的关照。每天从河堤上晨练归来,到老街顺便采买当天的蔬菜,走到南头,再为赶着上学的儿子带回热乎的早餐;周末或假期,常与家人一道细细挑选、集中采购,很少舍近求远地跑去大卖场。一把小葱、半斤面条,一兜水果、几个烧饼,健康本色的乡土食材,标陪着普通家庭的平凡生活。“老表吃了吗?”“兄弟来啦,今儿个要点啥?”“大妈出来买东西呢?”……简单朴实的家常问候,呼应着老街节奏,聚集着乡音乡情。日升日落,人聚人散,老街淡然地平视着人间,陪大家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 落叶

曹随义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青海西部的柴达木盆地。那里见不到树,更见不到树叶。记得有一年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休假,翻过祁连山,到了甘肃敦煌。食宿站的院子里,有几棵杨树。我从树上摘两片树叶给孩子们,他们像得到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摸来摸去,又被珍藏进书的夹页中。从此,这两片树叶所经历的一切,便被深深地铭记,直到褪尽了天然的色彩,如陈酒一样,散发出幽远的芳香。

退休后搬北京居住。这里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古树名木,随处可见。仅我们住的大院里,就有好几十种树木。每到深秋落叶季节,我就把每天起床后在院子里扫树叶当作第一件事。忆及儿时扎树叶的情景,我还专门用铁钉和竹竿做了一个扎树叶的工具。孙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我采集了20多种树叶,做成标本,教孙子辨认。那些叶片肥大的柿树叶、核桃树叶、玉兰树叶;叶脉清晰、叶片对称生长的葡萄树叶;像小扇子一样的金黄色的银杏树叶;小巧玲

珑的石榴树叶、海棠树叶等等,在我制作的树叶标本集子里,显得特别精美。

树叶,从生芽到成片,从浓绿到枯黄。它们经历狂风暴雨、酷暑烈日,有时迎风起舞,有时沐雨轻歌。它们用无需修饰的美,去装点大自然的秀丽;它们在顽强拼搏中完成光合作用和养分转化,为树木枝干的生长和果实的成熟贡献了自己的全部。

岁月更替,季节轮回。年复一年,树叶轻轻地来,轻轻地走。每当春季树叶来时,我总会为看到它带来的勃勃生机而兴奋喜悦;而当深秋树叶飘落时,我又有了另一种感悟:落叶是不能再回到树上了,当它完成最后的使命,以飘零之美结束它的一生时,树上就少了叶子的点缀,却多了一种孕育的期待,期待来年的枝头是否比今年更加枝繁叶茂呢?!

## 老街

郭宏景



岁月虽然平淡,但老街带给人的感觉是安定、从容、舒适、随心。时间久了,我也和老街生出了老邻居一般的稔熟亲切,爱人经常能赊账买回东西,儿子差不多每周都要到老街去换换口味。老街,在营养着街坊四邻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深深刻画着我们每个家庭的“乡愁”印记。

日子在缓慢延伸,城市却在快速发展,渐渐地,小小老街也日甚一日地繁杂拥挤了。物品的极大丰盛、人口和车辆的激增,给老街的容量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道路通行和市容环境的新要求也对老街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此时,我

也因单位东迁,搬家到了距离老街数公里外的新区。

刚到新区,生活的惯性加上硬件尚未完全配套,我每周都要骑车回老街,采购一周所需的生活用品。别人觉得辛苦,但我乐此不疲,他们哪里知道我与老街每每“久别重逢”的那种激动情愫呢?人间滋味在陋巷。之所以常常打卡回望,那分明是一条老街在向家人发出温暖的烟火召唤,是城市深处真情实在的生活守候啊!

近两年高歌猛进的“创城”活动,自然也波及到了老街。位于闹市区的一条老旧街道,既要确保道路的通畅整洁,

又得背负“马路市场”的民生责任,这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显得极不协调。于是,城市的管理者为了兼顾城市形象的“面子”和市民生活的“里子”,极尽心思,忍痛取缔了小吃摊点,狠心关闭了沿街门店,菜市场也改成了早八点前的“露水集”。曾经比邻而居、隔墙相望的各种生活用品被赶进了不同的卖场,像不经意之间失散的手足兄弟,再也难以重聚了。

如此尴尬的局面,其实并不止我们身边这条熟悉的老街。在当今愈发强调城市秩序、功能分区、市容形象的新城市主义背景下,有多少城市里,那些被市民日常生活“熏染”出特殊感情的旧街巷、老社区,越来越式微、越来越稀少了。这不能不令人心生遗憾。小街小巷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微小,但不可或缺!常说生活的温度最能抚慰人心,善待充满生活情趣、独具本土个性的老旧街巷不仅能唤醒城市的历史记忆,更能激活城市的内在灵魂。

上周末,我和爱人又骑行到老街,清静的街道一眼望到了头。瑟瑟秋风中,有几位老者正坐在路边下棋闲聊,打盹冥想……老街,确实没有了以前的零乱嘈杂,可再也看不到往昔的红火热闹。不知道儿子和他的小伙伴放假回来后,还能不能认得出他们记忆中的温暖老街,还能不能寻觅到滋养他们十多年的家乡味道。

与街边的老者一样静默着的,是栽种在两侧的数十棵有着近百年树龄的苍郁老树,老树的名字叫国槐,这条老街的名字,就叫国槐街。国槐,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市树,而满街国槐又乡情飘荡的街道,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仅此一条。所以,我固执地认为,老街,就是我们城市里的一处情感地标。

## 蟋蟀

王伟

小时候  
秋夜的蟋蟀喜欢合奏  
因为它们队员很多  
它们歌唱泥土的芬芳  
和谷物的熟香  
而现在  
我住在城里的楼上  
偶有一只蟋蟀  
在床边鸣叫

声音时断时续  
饱含凄凉  
我听出了思乡的惆怅  
这是一只  
找不到家的蟋蟀  
孑然一身没有同伴  
这是一只  
漂泊在外的蟋蟀  
夜夜叫着忧伤